

我的妥协之旅

王明韵 著

我相信我找到寂静之所了。
我相信我将在寂静之所里安妥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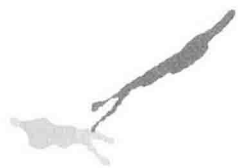
WO DE TUO XIE ZHI LU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妥协之旅

王明韵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妥协之旅 / 王明韵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54-5556-7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924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禮孩書衣坊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 12 插页: 2 页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字数: 131 千字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1

一部诗人的自救史



徐敬亚

1996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拒绝为别人写序》。那并不是单纯地对他人排绝，更主要是对我自己某种不情愿界限的承诺。18年来一直自我恪守。

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只是一个无聊的践诺者没有找到值得破例的机会。今天我破例。

这书，非等闲文字，非闲适文字。

它是一部病书，一部充满了疼痛的书，一部肉体挣扎抵抗之书，更是一部灵魂的妥协服膺自稳之书，一部诗人生命与精神的自救史。

第一次知道王明韵是一个创伤性永久耳鸣病者！

那位诗歌会上总儒雅沉静端坐者，他在耳鸣吗？那位封面总印着浓重外国诗人画像的《诗歌月刊》主编，他时刻耳鸣吗？那位在黄山第三代诗会上为我颁奖的人，在把奖杯递给我的时候他正在耳鸣吗？

耳朵里永远有一种声音，每时每刻，永不停止……那是什么活着的滋味？

半月前我手伤缝针入院，那时还不知写这个序。半夜，微型手术的局麻后我被疼醒。一丝丝的小疼痛从手里发出来，占据了整个夜晚。我当时立即想到了“空鼻症”。这个近年造成血腥自杀或他杀的中国式医学暴力疾病，仅仅由于常年的鼻腔干燥感、窒息感，注意力无法集中、疲劳、烦躁、焦虑、抑郁

……如果手上的一小根神经不间断地疼下去，我将怎么办？

人，这种进化到无比精密的生物，即使最微小的不适，也会令人产生不安，造成感觉的变形或思维的残缺。如果这种不适是持续不断的、每时每刻的，甚至是疼痛的！难耐的！——即当它被乘以漫漫一生的巨大时间基数后，这痛苦，将怎样无以伦比！

当不幸降临于诗人

本书作者，正是在这年年日日持续不断的痛苦中，耗尽了前半生的宁静与安详。在中国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遭受着不间断的折磨。王明韵如血如泣的自述，令每一个阅读者感到不安。

他还能写诗吗？写出来的诗，全是配乐诗。全是从永恒噪音里面抢救出来的诗。

该怎么计算他比常人多得多大得多的写作成本、诗歌成本？

耳鸣，如天罗地网，让我无处可逃……

如笛响，如蝉鸣，如流水，如风起，如嘶嘶之声，如
嗡嗡之音，如火车隆隆，如马蹄踏踏……蝉、蚰蚰、烟烟，
失修的发报机！

……烦恼、恐怖、痛苦，失学……

——第一章《缘起：我的耳鸣史》

无法想象，当时间被耳鸣拉得无限漫长，当痛苦成为最基本的日常经验，一个人连活着本身都变成了无法忍受。与王明韵相比，我们听到的声音，永远是短暂的，临时的。而他的耳朵里永远驻扎着一个恶毒的噪音乐队。那噪音，不啻于一个魔鬼、一种生物，仿佛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加入了另一个人。他被迫倾听，时刻地，无奈而必须。这对诗人，太残酷。

一个人完整的意识世界在无法排除的前提下，被强行占据

了一个听觉空间、感觉空间。于是人的思维意识被迫分裂，分裂成“意识主体”与“意识副体”两个部分。另一个副体，像一个赖在家里永远不肯走的客人，由于其不可更改，永不间断，所以常常强行占据了主体的地位。这对一个人来说非常恐怖。

书中另一个人物 sienna 赛娜，就是在疾病的状态下，主体意识被病态的抑郁意识缠绕而最终湮灭。

列夫·托尔斯泰的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之所以一代一代被引用，是他说出了“幸”与“不幸”之间看似微小其实差异巨大的区别。幸福与不幸，并不是两个各占 50% 的相等概念。幸福，是一种没有固定标值的情感指数。一般人的满足感只须具备一些基本因素就可得到。而不幸则是在任何一个或几个生存的必要因素缺失下无限可能地发生。正因为“不幸”具备了多样性和不可测性，而幸福却简单得要命，所以幸福那油腻腻的嘴脸都相差不多，而不幸发生的动因则没有边际。大到饥荒、战乱、暴政，小到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甚至某些生命元素和身体部件的微小残损。因此，不幸几乎超越任何规范与模式。

像常人一样，诗人同样希望远离苦难，但不幸却与诗人密不可分。诗人对世界的悲悯，使之先天站在不幸者的一边。诗人对生灵万物的关注与体味，使他具备了某种动物与植物的善性。对于风雨雷电、阴晴圆缺，及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诗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浓重的个人心理体察。由于常年的自我感觉训练，诗人身体的各类知觉系统变得格外敏感、精致。

即使不幸是一个丑女，这丑女也会被诗人反复观察体味。

残酷地说，不幸发生在诗人身上，不幸本身是幸福的。它幸运地得到了细微的体会与感觉。它额外享受了各种词语的描绘，获得了那么多比喻与描述。在本书的最后，这个恶魔甚至获得了主人公宽容的正式承认，获准成为作者身体与生命中被迫接纳的一部分。

自救者的四种身份

1. 受难者

在疾病面前，人的首在角色是受难者。作者的记述惊心动魄，甚至已成哀鸣。阅读者可以设想，如果耳鸣的是你，又能怎样：

失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耳朵越响，越睡不着，越是睡不着，耳朵越响……举起镰刀，想砍自己的脸。……它就在那里，像一块唠唠叨叨的补丁，在我大脑的右半球，没完没了没日没夜地叫着、轰鸣着。我想扯下它，撕碎它，我抓不住它，我无能为力，它总是比死亡还执着、还任性地固守在那里，和我日日夜夜、白天黑夜、没日没夜、不舍昼夜地纠缠着……我感到我已抵达深渊，我即将崩溃。我试图努力去对抗痛苦，甚至采用荒诞的计划去击打命运，但每一次，都只能是以内心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章《挣扎：全日制痛苦》

2. 抗争者

疾病是身体的寄生物，说到底病也是我们生命的产物。彻底结束它的办法非常简单，但任何一个人人都难以摧毁自己的肉体。求医成为唯一的抗争，作者同样写得深恶痛绝：

求中医：中药，不治；针灸，不治；艾灸，不治。求西医：注射神经营养液，不治；打穴位封闭针，不治；服这药那药，不治。求气功：神掌空穴来风，不治；意念加冥想，不治。求巫婆：念咒语，不治；神灯熏烤，不治。数十年如一日，时时耳鸣，落枕有风，夜夜失眠……

——第一章《缘起：我的耳鸣史》

3. 濒危者

对本书中的文字，我一点也不觉得它们是文学。那是血泪的斑痕，那是灵魂发出的哭泣。对这样的文字挑毛病已经不再

是轻佻，而简直是罪恶：

最可怕的是到了晚上，整夜整夜的不睡，有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我愈来愈感到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我焦虑、易怒，常常处于失控的状态。我用手中的笔、牙刷、筷子砸自己，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常自言自语地说，去死吧，去死吧，活着就是罪过。……不知不觉中，脸上全是泪水，我终于忍不住，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我几乎天天醉酒，每次都会借着酒劲狠狠扇自己耳光。我睡楼梯、睡浴缸。我不能容忍左邻右舍、楼下楼上开门关门、争吵、大声喧哗甚至走动的声音。我把做好的早餐倒入下水道里——我简直像个疯子，我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章《挣扎：全日制痛苦》

4. 拯救者

我反复阅读本书，我在找一个线索：诗人的自救之路从哪里开始？最终仍不能确知。对此，可能作者也无法准确回答。

崩溃之后，不是落下悬崖，就是升起。

宿命中有一只白鸟飞临，仿佛天使。自救之路伊始——这是全书的转折，出现在《第五章 救赎：有白鸟飞临》。

那一段与小白鹭在一起的时光，我很快乐，忘记了耳鸣、失眠的烦恼，甚至觉得，这只小白鹭就是一位真正的医疗师，在心理上、生理上疗养着我。

——第五章《救赎：有白鸟飞临》

本书中的三类人物

1. 肇事者

无疑，“耳鸣”无耻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本书的第一主角。而本书记述的所有不幸，皆源于一次不幸的医疗事故。那

位“五官科专家……来自上海某著名医院的女医生”“她千万分之一的失败概率，给我带来了百分之百的痛苦。”

对于这位肇事者，作者文中未有丝毫报怨，对那“罪恶”手术的陈述，皆为中性。对手术者充满柔情，甚至赞誉：“五十多岁，和蔼可亲。”

在平静外表下，王明韵一生都遭受到暗中的折磨。他早已成为痛苦的老手。他把痛苦研成了最细的粉沫日夜玩味。他已经把痛苦当成营养吃了进去，消化了进去。像一位被撞成残疾的老人对“和蔼可亲”肇事司机的原谅一样，王明韵最终大义凛然地独自吞下了手术失败的后果。

这不是宽恕，这是诗性的浸润。是诗人最终得以自救的源头观念与人格德性。

正是因为宽恕，他的灵魂才得以安宁。正是由于内心不断增加的善念，一位崩溃者才得以最终逃离。

2. 守护者

外公：是作者最初的守护神。

右派：那位被批的右派老中医，则是他的最初的施治者。

母亲、父亲：成为悬崖边紧紧拉住他的精神之松。

女儿：本书的第一救助者，是诗人的女儿——作为即将崩溃的父亲，对自己的肉体已经不再眷恋。但他仍动物性地眷恋着自己唯一的遗传。这是自杀者赛娜没有得到、也无法理解的求生理由。这种最基本的眷恋之力，成为回头是岸的最早曙光。

一个更需要照顾、安抚的幼小生命，与他相依为命，以遗传的力量，暗中阻止了他多少次自绝的念头。最后的眷恋，得到了反眷恋。小生命开始对他实施拯救。

长大以后，她，更像是这位耳鸣者父亲的“监护人”，细致小心地守护着爸爸那一簇奄奄一息的生命火苗。全书中凡是她释放出来的信息，全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信息。像年轻的女教

师絮絮不止地劝解着离家出走的孩子，她成为诗人死亡之路的最后一道屏障，成为冥冥中高举生命之火的女神。

2-1. 关于赛娜

书中一个未出场的人物是 sienna 赛娜——这位与作者同病相怜、感同身受的女大学生遗书一封，舍身落崖。从引述的遗书看，赛娜的病状较作者更为严重：她“无法完全感受正常人的乐趣和追求……”“兴趣欲望全部消失……”“身心状态全面恶化……”“没有方向感，无法组织语言文字，斗志丧失，幻觉丛生……”“身心脱离自我控制……”赛娜可能不是诗人，但她与文字的关系显然非同一般。从短短遗述看，她对自己的内部感觉、精神状况与思维态势，体会得相当精细、到位。

从心理分析的层面，赛娜是作者的另一个精神影像、一个同病同道者、一个心灵相通的病友、一个对手。作为可怕的参照物，赛娜的影子不断出现在他的远方。她既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死亡诱惑，也是一个戛然而止的警示。在生命多处的转折点上，赛娜都更像一个反面人物，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必须拒绝的终点。但对这个“反面”，作者的态度却相当温暖。对赛娜的死，他不但深深理解，予以原谅，甚至赞同。

在对肉体痛苦，对精神紊乱，对灵魂崩溃的理解上，王明韵与赛娜达成的高度共识，常人不可比拟。这使作者似乎成了赛娜之死的另一个精神同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死亡意义上的挚友，因此成为最值得对话的贴心人。可以认为，本书中关于死亡的一切自言自语，赛娜是第一读者，第一倾听者。不管她能不能听到，王明韵一定认为只有她才配倾听，只有她才能全部听懂自己的呻吟。

赛娜的另一个身份是本书的启动者，即创作动因，是一位永远也不会阅读本书、却是作者心目中的第一读者。正是她启

迪了作者向全社会自曝病史的勇气。王明韵真诚地写道：

我这部书稿的写作，就是缘她而来。

当我在微博上看到 sienna 赛娜——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写下的一封遗书，我才在屡屡犹豫之后，决定向朋友、向更多的人、向社会展开我一直隐喻的、隐秘的另一面。我这样做，是想对一切尚在挣扎中的叫“赛娜”的人们，给出一点点、哪怕像一个小逗点、一个芝麻粒大小般的帮助。我知道，我不能拯救所有的人，即使是我自己，但我还是愿意努力将我说出。

3. 同行者

赛娜自绝的结局，或许是因为她缺少同行者。

王明韵生命的同行者中，不仅有亲人、朋友，还有动物、鸟类，还有与他同行的救灾者远行人。

我要说的是另一类同行者。这些过时的、邪恶的、反诗歌的文学元素，虽然与作者同一行业，但双方却形同陌路。

在本书第六章《际遇：对邪恶说不》中记叙的白桦、沈苇、赵丽华等诗歌事件中，一贯宽容仁爱的王明韵，对这些诗歌邪恶力量果敢地说不！

在 2010 年之后的几年中，以王明韵为主编的《诗歌月刊》义正辞严地捍卫了诗歌的自由与尊严。与八十年代的诗歌反抗不同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独立刊格、独立经济地位的王明韵，在邪恶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心怀决绝，而又漫不经心地与之周旋。以自由的精神与诗人的诙谐，无情地拒绝并戏谑了那些诗歌的蛀虫。

说不，是妥协之旅的重要章节。从中我看到了诗人的尊严与果敢。

他们绝不属于真正的诗人与文学范畴。他们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噪音，与耳鸣同属一类。

“妥协”二字如高僧

我再说一遍：这书，非等闲文字，非闲适文字。

这是一位当代诗人的病史、妥协史、自救史。把闭塞了一生的痛苦、挣扎都写出来，把获救的程序写出来。这是一种释放，也是解脱，更是对尚未跳下悬崖的赛娜们的提前劝解与警戒。王明韵的自救史，可以看作是诗人精神历程的一个范本，也可以看作是诗人交付给世人的另一种以身说法的功德。

每一个词在每一本书里都有不同的特定含义。妥协，在王明韵这里，除了原有的三个义“①合适、稳妥，②完毕、落底，③让步、退缩”之外，还另有他的独特语义。

依据本书的全部文字陈述，我认为王明韵独特的“妥协”语义还包括以下内容：

1. 对自我意识思维的对话关系。
2. 与疾病痛苦之间平等的和解关系。
3. 与天下万物之间共存共荣的关系。
4. 由自我解脱后升华出来的博爱立场。

几乎用去了一生，王明韵完成了自我救赎的全过程。

净空法师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别人都没有错。别人的错也是你的错”。我不知道，如果一位高僧患了王明韵命运，他如何自救；而面对那些玷污寺庙的邪恶者，高僧该如何妥协。

换了你、我、他，谁都不能保证比王明韵做得更好。这是我读后最痛切的感受。

（徐敬亚，当代诗人、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有《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等。曾主持“1986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

序2

一个“现代人”的觉醒



叶廷芳

第一次见王明韵，魁梧，阳刚，大气，却又融合着细腻与柔情，一种诗人气质很快把我吸引。百度一查，刚届“知天命”，却已写出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此外还主编着一本很受好评的杂志《诗歌月刊》，可见其才情不浅，能量可观。不久他给我寄来他精心编辑的白桦的新诗集《从秋瑾到林昭》，让我眼睛一亮，见出他的胆略和眼光。

后来他来北京出差就顺便来看我，兴致勃勃地谈他主编《诗歌月刊》的艰难与自豪。而这两种境况恰恰是互为因果的：之所以自豪正因为艰难。而艰难主要还不是因为经费难筹，而在于与“婆婆”难处。而这厉害且爱找事的“婆婆”几经较量，且打且退，最后不敢再吱声了！他在普遍的“yes”中做到了这难能可贵的“no”，这除了勇气，更需要智慧，令我佩服不已。

最近他寄来一部自传式的散文力作《我的妥协之旅》（以下简称《妥协》），更让我刮目相看。作者用了十个章节、近十万字的篇幅，诗一般的语言和至情，描写出他的生命的成长和成熟，以及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心路历程。这里的“成熟”不是指生理上的完成或作为一般社会人的圆熟，而是指一种新型精神人格的根本转型，成为崭新的“现代人”。《妥协》便是这位“现代人”蜕变或觉醒过程的写照。

从世界范围看，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500年中，人的觉醒有过两次。第一次从文艺复兴开始：人冲破中世纪近千年

教会统治的黑暗，开始在“神”的面前站立起来，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两句台词极其扼要而鲜明地表现出来，即“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这种自我意识的鼓舞下，人类中的知识精英和新兴资产阶级雄心勃勃，一边积极发明创造，四处探险；一边热衷于办工业，做买卖。随着财富的诱惑和贪欲的刺激，人类对外在自然日甚一日地索取和掠夺，人很快开始异化了，角色发生转换了，很快变成“宇宙的祸害，万物的杀手”，把地球糟蹋得体无完肤，使亿万生灵岌岌可危，数量锐减。这就触怒了天神——天神者，宇宙规律或自然法则也，即歌德《神性》一诗中所说的“永恒的、无情的、伟大的规律”也，这才是真正的“上帝”。在“上帝”面前胡作非为，能不受到惩罚吗？于是冰山开始融化了，旱涝无常了，空气污浊了……在生存环境日甚一日的恶化下，人类这才恍悟：得罪神明了！于是萌生了忏悔意识或自审意识，决心向自然“妥协”，与自然和解。

在欧洲，最早觉察工业化弊端的当推 19 世纪初的德国浪漫派，他们怀念昔日宁静的田园，反感工业的浓烟与喧嚣及其排泄的污水。荷尔德林便是其中的一员，他那句经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名闻遐迩的诗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堪称这一思潮的反映。后来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人类（通过她的先驱者们）进一步萌发了有罪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卡夫卡身上，与危机感、恐惧感等等相伴随的就是负疚感。所以有人说：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他既控诉世界，也控诉自己”。二战以后，在提倡宽容的“后现代”语境中，人们更将原本施于人类的“大爱意识”扩大为“大生态意识”，施于整个地球的可见生命。记得近 20 年前在德国一个中国朋友家里作客，吃饭时他请来一位德国女士。忽然一只苍蝇飞来要与我们共餐。这时主人夫妇赶紧起来要把它扑灭。不料这位女客人却发

话了：“干嘛要把它打死?!它也是一个生命，也有觅食的权利——把它赶走就是了!”这个细节使我猛醒：看来我们只懂得保护飞禽走兽这类大型野生动物大大不够了，如今西方人已经把爱普及到对我们“有害”的小生命了!

在王明韵的《妥协》中，我们也看到他对类似小生命的怜惜与保护。首先看到的是他对曾经被我们那样厌恶并作为“四害”之一的一窝麻雀的精心呵护。当他获悉瑞典某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成群过马路的蜥蜴而特地拨款修了一段地道的新闻后，他感悟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生命”，包括植物，“生而平等”。他甚至体验到：“这些植物，一定有它们的伤口、疾病和痛苦，只是我们不知道。”

王明韵对大自然中这些动植物小生命的体察和怜惜，不仅出于一个诗人感情的敏感与细腻，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个具有社会担当精神的诗人的长期认真思考和严格历练。他长期被耳鸣和失眠折磨得不堪，有时甚至想到过自杀。一种诗人特有的生命意识和诗人的天职——济世护民，也许还有大诗人泰戈尔的警策“世界给我以痛，我回报世界以诗歌和阳光”，使他重又振作起来，决心在痛苦的炼狱中涅槃出一个崭新的人。于是他一边奋力地写作和编务，一边积极投入各种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后，他和同仁们立刻奔赴灾区，冒着极大风险，日日夜夜投入抢救工作。灾区的惨象和经历极大地震撼着他的灵魂。一个女生一度失踪，后来终于找到了，他简直比她的父母、同学还要欣喜万分，立刻认她为干女儿；每逢过年过节、春夏秋冬他都要给她寄送时令衣物和美味食品，还把她接到北京陪她尽兴游览。玉树大地震后许多学校没有条件开学，他又立即决定拿出十万元稿酬为玉树一所学校援建一座图书馆。十万元听起来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可在一个低稿酬国度，写诗的人都知道，这是需要很大的一番血汗的呀!一年以后，他去了那座他捐助的学校图书馆，校长告诉